



Sheng Y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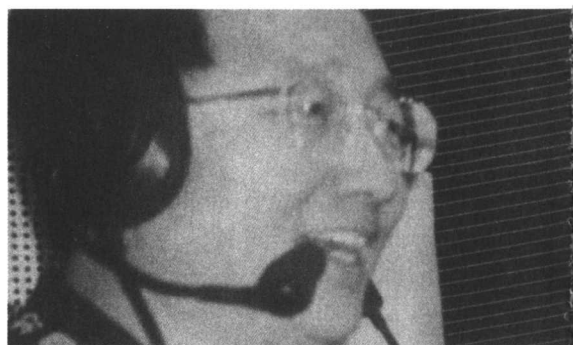
孙正平 著

涯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聲



涯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涯/孙正平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7. 10

ISBN 978-7-80142-886-8

I. 声… II. 孙… III. 孙正平—自传 IV. 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4684 号

## 声 涯

---

作 者: 孙正平

责任编辑: 刘泰 海涛 史宁

发行总监: 刘旭洲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邮 编: 100083

电 话: 82885151

印 刷: 北京顺义兴华印刷厂

开 本: 700 × 1000 1/16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13.5

印 数: 1—50 000 册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42-886-8

定 价: 22.00 元

---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序（一） 孙正平终于出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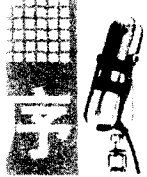
孙正平终于要出书了，他让我为这本书写个序，我当然不想推辞，因为我和他进中央电视台的时间只差不到一年，而且在过去的25年里一直在一个部门。除了在特定的时间和环境下，彼此其实都没有被上下级关系所隔阂。

我认识孙正平是在1982年的元旦之后，第一天上班的时候他是我第一个见到的体育部员工（那时加上我不过九个人）。之后的两天他一直带着我跑上跑下，办证件，领东西，搬桌椅板凳，使我这么一个新来的觉得很温暖。后来才知道他是1981年3月来的。

我一直认为一个好的体育解说员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大学里的播音系新闻系可以使体育解说员得到提高，却不太可能“培养”出解说员。因为成为一个合格的体育解说员需要太多的因素：对解说的痴迷，对体育的了解，对受众心理的把握，对场上变化的反应，以及说得过去的普通话，不招人讨厌的外表和举止，当然，还有机会。所有这一切不可能在一批批的大学毕业生中同时存在。

孙正平正好具备了几乎所有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央电视台的体育转播开始增多，之前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共用一个解说员的做法已经亟需改变。这个时候，积累了许多年的孙正平抓住了机会，成为了隶属于中央电视台的第一位专职体育解说员。

体育解说员是公众人物，在享受着公众人物的优势的时候也承受着公众的压力。特别是从90年代开始，电视公众对于中央电视台体育解说员的关注越来越多。我在任的时候和解说员们讲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就不要上网查看观众对你的评论，因为那上面八成都是批评。对待这些批评一方面要听，另一方面要有主见，那毕竟只是一个人的看法而已。



孙正平受到的批评却不是很多。由于他从出道起就是电视解说，所以他的解说更加适合电视的特点而不是广播，更加张弛适度。同时他对于每一场比赛的解说准备是非常重视的，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仓促上阵。这样的做法对于观众对于电视台对于自己都是负责的。从出道到出书他用了26年，这也可以看出他对自己对读者的责任。

不是每个热爱体育解说的人都可以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体育解说员的，但是中国恐怕得有超过一半的男人和三分之一的女性对中央电视台的体育转播有所了解，所以读一读孙正平的传记对于许多人来讲会是一种愉快的回忆。

马国力（北京奥林匹克转播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

## 序（二） 我们都叫他孙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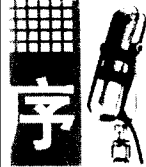
在中央电视台内部，很多人习惯称呼孙正平为孙哥，这一声孙哥，仔细想来，很像是给孙正平的一个定位，既亲切，又有一定的距离感。同时，又像是孙正平职业生涯的一种肯定。

作为中央电视台第一代体育解说员，宋世雄往往被人称为“宋老师”，这种称呼一来反映他的资历，二来体现一种尊重，而第三代体育解说员，人们往往称之为健宏、健翔，或直乎其名，比如张斌，而年岁再小几岁的，则更亲热地称之为“暄儿”之类，反映着共同成长的一种关系。而第二代则比较特别，韩乔生资历在那儿放着，但由于他内心的纯真感很明显，因此叫韩哥不合适，叫乔生又少亲切，于是有了韩乔这种很有创意的叫法，只有孙正平，把哥这个称谓真正拥有，也反映了孙正平在目前体育解说员中的位置。

仔细想来，孙哥在屏幕上陪伴体育迷的时间应当最长，仅仅参与了六七届奥运会这一项就很难找到第二个，连宋世雄老师都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拥有这种机会。由此可见，孙哥作为奥运历史和近几十年中国体育的见证人是再合适不过的，所以，在我的想象中，一本与此相关的书，孙哥是该早动笔的，但动笔太早，恐怕也不符合孙哥的性格。

他似乎是一个更愿意躲在体育赛事后面的解说员，就像一届又一届奥运会开闭幕式，大多与孙哥的解说紧密相连，但你记住了一次又一次开闭幕式的精彩，却往往在感动与激动过后，忽略了孙哥的存在。有的人因此说孙哥不愿意在屏幕上表现个性，但在我看来，这可能正是孙哥做人做事的特点，做该做的事，并把该做的事做好，但通过这个机会放大自己，却似乎不是他的习惯与追求，也因此，拥有了更多的职业感与平静。当然，时间长了，也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对此产生尊敬。

但认为孙哥在解说中缺少激情，恐怕也是一种误解，只不过，孙哥更多选择了一种属于他的表达激情的方式。常看篮球的人知道，这是孙哥的强项，孙哥也时常用他的方式表达比赛中的精彩与平淡之处，甚至也有不满的时候，也表达，但不伤人。还有一个特点很孙哥，只要与孙哥搭档解说的专家，都会得到比别人更多的话语空间，因此孙哥很愿意抛出一个又一个问题，让专家来出彩，这一点，也反映了孙哥的低调与



为人。孙哥也想自己，但同时能想别人，并不会让人难堪。

最后应该用一个小细节来反映孙哥激情与职业的特点。有一年在日本排球世锦赛上，孙哥在工作中弄伤了腿，很重，几乎行走都难，但他硬是坚持解说直到比赛全部结束。这期间要奔波在日本各个城市之间，我一直不知道，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如果没有内在的激情与真正的职业感，这一幕不会上演，而回到国内，他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治理，但很难听到他对别人讲述，仿佛一切都应当，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这可能就是孙哥，表面平静却拥有内心激情的体育解说员。

白岩松（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

## 引子 我是孙开闭

已经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中央电视台里的大多数同事开始叫我“孙哥”。三四十岁的叫我“孙哥”，二三十岁的也叫我“孙哥”。

体育新闻部有个年轻人，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就和我插队的战友，见了面我们哥儿们相称。后来他儿子进了央视体育频道新闻部，见了我，也学着别人叫我“孙哥”。我对他说：“你爸爸和我有交情，是哥儿们，你哪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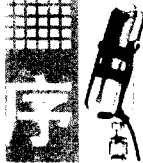


1988年在汉城奥运会开幕式现场

能管我叫哥？你得叫我孙叔叔才对呀。”他乐着跟我说：“别呀，孙哥，人家都这么叫。再说，这么叫不是显得您年轻么？”

其实我是跟他开玩笑，他们叫我“哥”，我心里挺高兴，一是虽然我五十多岁了，说明我看上去是比实际年龄年轻；二是因为我的人缘好，和大伙儿都很亲近，人家才这么叫我。另外大家都知道，体育中心很多人的名字都有两个字的简称，比如以前的体育中心主任马国力，平时大家就叫“马国”；中心副主任岑传理，大家就叫“岑传”叫我就叫“孙正”；叫韩乔生就叫“韩乔”。但是在一次分派大赛任务的会议上，韩乔坐在他的座位上，咧开嘴巴大喊着说：“孙哥，你简直就是孙开闭啊。我们都是‘伪军’，你就是‘皇军’”。从此我的另一个外号“孙开闭”很快就流传开了。

他们之所以叫我“孙开闭”，是因为我进中央电视台近30年来，没有我没有参与解说过的体育大赛。在我的工作履历表上，写着六届奥运会（1984年洛杉矶、1988年汉城、1992年巴塞罗那、1996年亚特兰大、2000年悉尼、2004年雅典）、五届世界杯足球赛；六届亚运会和全运会、以及不计其数的大小运动会的赛事。但凡是我参与解说的大赛，大部分是由我来解说开幕式或闭幕式。日子一长，解说开幕式和闭幕式



越多，积累的经验也就越多，在工作中越显得自如和得心应手。这么一来，我似乎就成了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专业户”。很多运动会，中间的比赛我都未必解说，只是为了开幕式和闭幕式才奔波一次。最近这些年，不少人觉得由我来解说开幕式或闭幕式，已经是一种规格的体现。“孙开闭”这个外号，也就此越叫越响。

有的时候，其实某个开幕式不是我解说的，但大家还都以为是我解说的，听完了还跟我讨论。在很多人的心里，我来解说开幕式或闭幕式，几乎成了一种定式。

最有意思的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开幕式。当时宋世雄老师还没有退休，领导上希望一男一女一起解说奥运会，于是定下由宋老师和宁辛一起解说，这样搭配比较好，也相对轻松一些。因为奥运会的开幕式时间拉得比较长，光是运动员入场就要两个小时。宋老师和宁辛准备了很多资料，也说得很辛苦。最后终于说完了，由宁辛来说结束语。于是全国人民都听到宁辛说：“感谢您收看第26届奥运会的开幕式转播，是由宋世雄和孙正平为您解说的。”

因为那次开幕式没有我的任务，我并没有在IBC（国际广播中心）收看和听他们的解说。等我回了IBC，立刻有好几个同事上来拉着我说：“孙哥，宁辛怎么对你那么好啊，自己说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愣说是你解说的。”我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想，这是宁辛第一次担任奥运会的开幕式解说工作，心里难免有点紧张。后来见到宁辛，她也知道自己说错了，跟我说：“孙哥，以后还是你来吧。你不来，人家都惦记着你呢。”

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随着体育频道的逐渐壮大，进入体育频道工作的年轻解说员越来越多，但大型运动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一直都是宋老师和我来解说。1999年宋老师退休之后，所有体育大赛的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任务就全都落在了我的肩上。解说开幕式和闭幕式，不像解说具体比赛那样有灵活性，可随意发挥、游刃有余。解说比赛，专业上说错了可以重来，一句话没说利落可以再说；但在大型运动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往往涉及国家和地区的名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称，它的综合因素很多，影响力极大，一旦说错，常常有不可估量的政治后果。

因此，当你坐在大型运动会开幕式或闭幕式的解说席上，你首先要做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能出错。作为我个人而言，在开幕式和闭幕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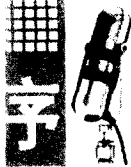
## 声 涯

解说上，声音和经验是我最倚仗的条件。在我们这一代，甚至包括我们后一代的体育解说员和播音员里，我的声音偏高，穿透力更强，更具磁性，在大场面上往往更能体现气宇轩昂、大气磅礴、充满震撼力的感觉。更重要的是，从1981年进台迄今在各种大赛中获得的经验，让我懂得在大场面上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把握局面，我知道怎样从开始安然平稳的过渡，把握每一个环节的起承转合，直到结束。

能在现场见证和解说大型运动会的开、闭幕式，心情肯定很激动，但你必须时刻了解自己的角色。在中央电视台的历史上，很多人曾经担任过大型运动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解说。自从我开始担当这个角色，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在那样的大场面下，我从来没有犯过任何哪怕微小的错误。我像我这一样的情况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但至少不多。

1999年世界体操锦标赛在天津举行。中央电视台负责现场直播，由天津电视台负责制作信号。中央电视台的领导指派我去转播开幕式。因为很多国家和地区领导人都要亲临现场，在开幕式一开始，就由我来播报到场的国家领导人的职位和姓名。虽然那只是照本宣科，但神经绝对高度紧张，不能出半点差错。我念道：“今天亲临现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江主席就起立向全场观众致意，所有人依此类推。

直到开幕式结束，终于长出一口气。有个朋友过来拍着我肩膀，乐着说：“孙哥，能让国家主席起立，全中国也就你一人呀。”刚刚从紧张气氛中释怀的我闻言大笑。那时候，我突然觉得，“孙开闭”这个称呼也挺有意思。



马国力（原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主任，现北京奥林匹克转播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

在我的任期内，孙正平担纲了很多大型的运动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

首先，平时谁说什么，其实我很少介入，因为这都是他们自己工作的范围。但是大型运动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尤其是开幕式，确实是孙正平说得比较多。有几次他也跟我说过：“你看是不是别让我说了，也让别人上一下。”我跟他是这么说的：“你自己这么想，我尊重你。但是这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事情。”

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不是特别在乎开幕式，因为它往往就是走一个形式。但是我知道，开幕式是看的人最多的，常常也是政治意义最重的舞台。我对开幕式的解说员就一个要求：你给我稳稳当当，别出错误。孙正平就是一个让我不担心他会出错的人。这就是孙正平后来被人称作“孙开闭”最重要的原因。

在开幕式上，我不需要你在这儿抑扬顿挫，我不需要你在这儿即兴发挥。你就老老实实的，该说什么就说什么。实际上，在开幕式上的解说上，大家记住的，都是你说错的话。说错一句话，人家可能记好几年。而且他不是记你这个人，而是记你的电视台，所以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电视台都没有任何好处。因此开幕式的解说其实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的潜台词是，你绝对不能出错。

在孙正平之前，开幕式解说最多的是老宋。他们两个人的风格不太一样，孙正平是灵性更多一点，老宋是认真更多一点。我听他们这两个人解说开幕式，我不会提心吊胆。你可以不锋芒毕露，比如黄健翔，你说足球说得好，但那是说足球，但如果这么说开幕式，我相信中国的观众还没有做好接受这样的解说的足够的准备。

凡是孙正平解说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到现在为止，我的印象里没有任何他出过错误的记录。关于开幕式的错误，我记得很多。如果我在这里说出来的话，很多人会对号入座，我就不说了。但孙正平的确没有出过任何的错误。

就我个人的口味来说，我其实更喜欢那种激情的解说。比如前几年黄健翔说的足球，现在于嘉说的篮球，有他们的激情在里面。但是我不

同意的一点是，在中央台解说，你不能完全自我。因为这里的覆盖面太大了，不是所有的观众都是和你一个要求、一个想法、一个标准。因此中央台的解说，我认为还是以平稳为主，加一些激情，最重要的是专业。因此在中央台解说的整体风格上，我认为还是以稳妥中庸为最主要的衡量标准。当然，你可以加一些别让人反感的激情。

对于中央台的解说而言，有一些潜在的，并非是文字上的规定，而是传统上的，习惯上的标准。我觉得孙正平在这方面是比较符合中央电视台的解说潜规则的。



1986年汉城亚运会，马国力也来串客一回播音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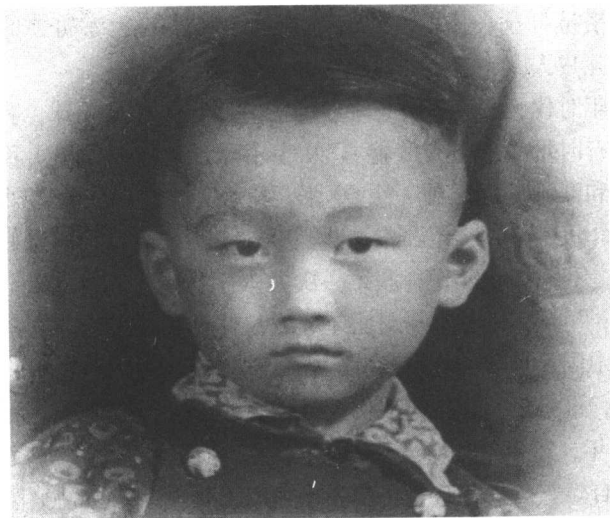
# Contents

## 目 录

|                               |       |
|-------------------------------|-------|
| 序（一） 孙正平终于出书了 .....           | 马国力 1 |
| 序（二） 我们都叫他孙哥 .....            | 白岩松 3 |
| 引子 我是孙开闭 .....                | 5     |
| 01 · 大杂院里萌生的理想 .....          | 1     |
| 02 · 山西风雨成就梦想 .....           | 7     |
| 03 · 圆梦 CCTV .....            | 14    |
| 04 · 平生的第一场直播 .....           | 25    |
| 05 · 两个世界的较量 .....            | 35    |
| 06 · 第一次出国 .....              | 41    |
| 07 · 宋涛——第一个该去 NBA 的中国人 ..... | 47    |
| 08 · 笑面人生的钱澄海 .....           | 51    |
| 09 · 东单公园的聂卫平 .....           | 55    |
| 10 · 共产党员韩健输了 .....           | 61    |
| 11 · 雪藏乒坛怪手陈新华 .....          | 66    |
| 12 · 转播中的最冷和最热 .....          | 72    |
| 13 · “5·19” 前后 .....          | 77    |
| 14 · 苦难的中国足球 .....            | 83    |
| 15 · 走向世界杯 .....              | 89    |
| 16 · 敲开中国大门的 NBA 总裁 .....     | 97    |
| 17 · 打造“二平”品牌 .....           | 105   |
| 18 · 告别我的母亲 .....             | 113   |
| 19 · 在香港解说奥运会 .....           | 119   |

|                      |     |
|----------------------|-----|
| 20 · CCTV 的奥运会 ..... | 124 |
| 21 · 拼技术还是拼药 .....   | 133 |
| 22 · 北京赢了 .....      | 138 |
| 23 · 中国女排的逆转之战 ..... | 144 |
| 24 · 南京的“三秒钟” .....  | 149 |
| 25 · 旅途多磨难 .....     | 155 |
| 26 · 为人当正平 .....     | 161 |
| 27 · 我和黄健翔 .....     | 169 |
| 28 · 我的家庭 .....      | 177 |
| 29 · 梦想中的北京奥运 .....  | 187 |
| 30 · 高举着火炬飞奔 .....   | 195 |

|                     |     |     |
|---------------------|-----|-----|
| 跋——体育解说传递奥运精神 ..... | 何振梁 | 201 |
|---------------------|-----|-----|



## 1 · 大杂院里萌生的理想

我 1951 年 2 月 28 日出生于北京崇文区草场 10 条 2 号，后来重新划门牌号，又改叫崇文区奋章胡同 11 号。那个地方是原来的湖南会馆，是清朝年间湖南人进京赶考下榻的一个旅馆。湖南人开始很多，解放后变得越来越杂乱。

湖南会馆很大，里面大小有九个院落。在我小的时候，院子里面还有月亮门、假山、参天槐树，看上去很优雅。但后来人越住越多，饱和的时候住过 48 家，月亮门和假山也都拆了，特别是 1976 年地震之后，稍空的地方都搭起了窝棚和小屋，搬一个桌子进来都要非常小心。就在这个大杂院里的西院，我们家是两间南房，加起来一共 30 来平米。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是在那儿度过的。我的父亲、母亲一直住在那儿，直到 1988 年父亲去世。

那时候的家，就像我们的乐园。因为院子里的空间很大，如果玩捉迷藏是再好不过了。在我们的大杂院门口有一个小空场，是整个湖南会馆的人文缩影。工农商学兵、唱戏的、跳舞的、蹬三轮的、卖菜的，到了傍晚大家就在大门口聊天。年轻的男孩不是举石锁，玩杠铃，就是借



了拳套、搭裪打拳、摔跤。还有练声的、唱戏的、练功夫的，总而言之，四十几户人家，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

在童年时代，我迷恋过各种各样的游戏，比如打弹球，我的弹球技术很好，有时玩一个下午我能赢20多个球，号称神弹子。我还喜欢收集香烟盒和洋画儿，洋画一版60张，精版有水浒的一百零八将，看上去棒极了。可惜文化大革命中这些画都被烧了。但在我的爱好中，最爱还是体育。我迄今仍然记得我第一次去体育场看比赛的情景。那时我只有五六岁，舅舅带着我和哥哥去了先农坛体育场，观看苏联泽尼特足球队来华和中国足球队的比赛。我手上拿了个望远镜，一边看一边听舅舅给我们讲，谁是王路，谁是成文宽，谁是年维泗，谁是丛者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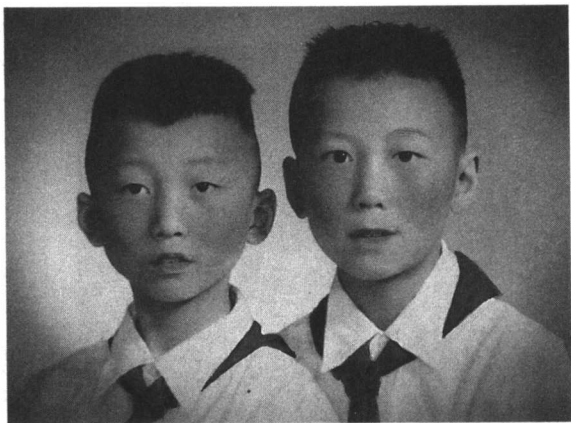
1961年，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随之在全国掀起了热潮。那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正需要出色的比赛成绩来激励全国人民的精神。当时几个欧洲国家的选手实力非常强，像匈牙利的别尔切克和西多，日本也开始崛起，涌现出荻村、木村、星野、三木等一批世界级顶尖强手。中国开始潜心研究近台快攻，破日本的弧圈球，有一批乒坛精英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时候每一名乒乓球运动员的故事和特点，都刻在了我们内心深处。有人编了很多和乒乓球有关的儿歌，比如“乒乓球，圆不圆，中国选手容国团；乒乓球，跳一跳，中国选手王传耀；乒乓球，动一动，中国选手庄则栋”。大家都表达了对运动员的热衷和敬仰。

在那场全国性的乒乓球热当中，成为一个乒乓球冠军，是所有人共同的梦想。很多单位没有钱买专业的木头案子，就修水泥台子，大家在单位打，回到家里也打。那时候有很多活动，比如乒乓球表演，杂技表演，体操表演，有时候还有一些文艺演出。如果能看到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和张燮林的攻防大战，徐寅生和李富荣的对攻表演，对学生而言就是一种奖励和荣耀。学生们都排着队，走着去北京体育馆，一路上边走边唱，其乐无穷。

中国乒乓球从那时开始纵横世界，一直到今天，仍然维持着世界乒坛的霸主地位，从当时的“中国打世界”变成如今的“世界打中国”。国际乒联不断改变比赛规则，欧洲兵团联手进退，甚至中国的海外兵团加盟，都不能动摇中国乒乓球的地位。很多人在总结时认为，中国乒乓球队除了在技术和战术上的努力革新、保持一贯优良传统之外，乒乓球

在中国拥有巨大的民众基础至关重要。在中国，上到老人，下到孩童，几乎人人能打两拍。我一直认为，这样巨大的民众基础的形成，就是始于1961年那届世乒赛。

在那些受了影响、热爱乒乓球的孩子当中，我当然是其中的一个。看到我对乒乓球爱不释手，舅舅就给我和哥



我终于像哥哥一样戴上了红领巾

哥送来了乒乓球拍。我和哥哥在家里天天打球，没有球台，就把门板卸下来。我们还一周去两次业余体校。在北京体育馆路少年体校，有一位叫张宝娣的教练，上世纪50年代曾和庄则栋合作拿过全国混双冠军，是我们的启蒙教练。能去体校的孩子，都是在学校里百里挑一、被寄予厚望的小选手。

我非常喜欢打乒乓球，为此还受过伤。有一天在院子里打球的人特别多，只好打双打，和我一起打双打的“发小儿”陈振威击球的时候拍子脱手，一下砸在我的右眼上。当时我就觉得天旋地转，什么都看不清了，血也流出来了。我母亲二话没说，拿了一卷纱布盖上伤眼，到门口叫了一辆三轮车，直奔同仁医院。先到急诊室处理伤口，然后到暗室里检查眼底，最后下眼皮被缝了四针。在那之前我眼睛还不错，但受伤以后，我右眼的视力一下子就下降到0.7，座位从原来最后一排开始往前移了，最后坐到了第一排。六年级前后，我就戴了眼镜。因为我母亲本身高度近视，我哥哥也是近视，有1000多度，所以到现在也说不清，我的近视眼是家族的遗传，还是被那一下砸的关系。好在没有击中要害，如果成了独眼龙，恐怕当体育解说员的梦想也无法实现了。

但是只练了一段时间，我就开始不专心起来。我发现自己的确对乒乓球有兴趣，喜欢乒乓球，但我也喜欢足球，对篮球也情有独衷，我几